

金剛經的智言慧語—聞法當深會其用意之所在。若執著名言，死在句下，為學佛之大忌，亦非圓融無礙之佛法矣（第四八二集） 1995/5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（節錄自金剛般若研習報告09-023-0042集） 檔名：29-513-0482

【聞法當深會其用意之所在。若執著名言，死在句下，為學佛之大忌，亦非圓融無礙之佛法矣。】

這幾段實在講對我們初學，是最寶貴的開導，我們必須要遵守的原則。聽經、看經，聞法包含這兩種，我們看經、我們聽講，一定要深深體會用意之所在，那你就會聽了。古人所謂「耳聽、心聽、神聽」，不一樣！這是形容領會的深度不相同。耳聽是最淺的，心聽就深了，神聽就更深，要能體會。不會聽的人，就是下面所講的「執著名言，死在句下」，這是學佛最大的忌諱。這樣聽經，佛法的義趣他決定體會不到。

我記得過去，好像在這個地方也曾經講過。我年輕的時候跟李老師學教，李老師的方式是講小座，我們今天晚上聽他講經，明天晚上我們就複講，把他今天晚上講的東西，要重複講出來。因此在聽經的時候，那當然我們會記筆記。那個時候的講堂，也像這樣的，我坐在第一排第一個位子，老師看得很清楚。他老人家下座，在休息室休息的時候，就把我找過去，我去見他，他就問我：你聽經的時候，是不是在寫筆記？我說：是的。他說：你寫這個幹什麼？我說：幫助記憶免得忘掉，幫助複講。他搖搖頭，他說：「你這個記的東西沒有用處！你費這麼多時間去寫，寫得那麼多，到明年你的境界提升，完全用不上。」我想想是滿有道理的。所以他教我不要記筆記，全部精神貫注聽他講。

他告訴我，他說會聽的人聽教理，就是此地講的「深會其用意

之所在」。這句話說得籠統，李老師分層次，會聽的聽教理、聽理論，理通了之後，所有佛法都通了。我們想到六祖惠能大師，聽《金剛經》，他聽的是教理，所以他全部貫通了，那不是普通人。李老師講：「那當然你做不到！」我確實做不到。做不到應當求其次，這其次是什麼？教義，你要能聽這個。聽到教義，雖然不能全部貫通，能通一小部分。譬如在中國，佛教十個宗派，每一個宗有它的教義，你能夠通達教義，就能通達一宗；通達教理，是通達全部的佛法。他說：萬萬不能記筆記，我講一句，你記一句，那都變成死東西。你將來上台講經，一定要拿筆記，離開筆記，筆記還漏掉一句，這一句沒聽清楚，那怎麼行？不可以的。不能在講台上，我這一句漏掉了，不會講了，這個不可以的。

所以他教我們學東西學活的，不要學死的。這個當然是有困難的，也不是一個容易事情。我遵守他老人家的教誨，我在台中十年，我的筆記本只有兩本，每一本裡頭大概寫一半都不到，我十年用了兩個薄薄的筆記本子，總共大概我所寫的沒有超過五十頁，十年。他教給我的方法，這個方法真好，真是妙極了。他教我學活的，不要學死的，這個地方就是這個意思。要能夠體會到真正的意思，就像開經偈上講的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義是義在言外，讀經是義在字外。般若，般若在《金剛般若經》的字外面，那個字裡頭找不到般若，沒有般若。所以會看經的，他看這個字外的那個意思；會聽經的，聽言外之音，那就會有受用，你就真會聽了。

最怕的是「執著名言」，名是名相、名詞術語，言是言說。名言記錄下來就是文字，底下講「死在句下」，那叫讀死書，讀死書世間人講叫書呆子。用這個方法來讀佛經，就變成佛呆子。真有佛呆子，你問他佛法，他樣樣都懂，他懂得很多，你看他就是呆呆的，他不會用，他沒有辦法把他所學的東西應用在生活上，他不會；

他記得很多，這就是儒家所講的記問之學，他記得多沒用處，不知道怎麼用法。所以佛法，要記住，佛法是圓融無礙，那是真的佛法、大乘佛法，《華嚴經》的境界，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，這才能入得進去。死在句下的人，是永遠沒指望，他入不了這個境界。